

牛市

□ 管霖

提起牛,老一辈的农耕人都会说,牛不仅是我们并肩耕作的可靠伙伴,更是值得敬重的无言挚友。从前,牛是传统农耕的核心动力,它用坚实的步伐和不懈的力量,撑起了农业生产的脊梁,堪称推动农耕文明发展的“生力军”。因此,牛在祖辈们心中占据着崇高地位,它辛勤奉献的身影早已深深镌刻进农耕文化的厚重史册,成为劳动精神最生动的象征。

那么,“牛市”又是怎么回事呢?“牛市”是旧时进行耕牛买卖的交易市场,简称“牛市”,也称“牛会”或“牛行”。有的地方还被叫作“牛绳”“绳会”,有道是相隔300里,各地各叫法不同罢了。

众所周知,如东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养牛大县,其西部杂粮地区擅养黄牛,中部水稻地区擅养水牛,东部沿海地区擅养海子牛。海子牛以王家潭一带的牛著称,也称车牛。这种牛体躯比中部地区水牛还高大,四肢粗壮,主要用于拉车,运输水海货,兼耕地,因挽力大,耕地效率比水牛高30%左右。民国时期,全县大大小小的耕牛交易市场有30余处,主要分布于掘港、马塘、丰利、潮桥、苴镇等大小集镇。

掘港耕牛交易市场规模较大,位于掘港镇东坝头的一块空旷地上,地面上布有许多尺把高的木桩(有的地方用石桩),木桩与木桩之间用麻绳连接起来,进入市场交易的牛缰绳均拴(系)在桩绳上。

我从小一直生活在外公家,外公家住在掘港东边不足2里路的大港桥畔(宾东村五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养牛户,所以我从小对牛耳濡目染,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六岁时,外公就经常带我去放牛、到掘港“牛市”看热闹。

我清楚地记得,春耕忙完后,离麦收大忙还有一段时间,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此时牛闲人也闲,是耕牛交易的旺季,也是养牛人的盛大节日。在掘港牛市,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养牛人牵着牛,从四面八方涌来,牛叫声、买卖交易声此起彼伏,场景蔚为壮观。村相邻,地交界,路相通,人相宜,虽说养牛人不住一个村,但彼此之间都熟悉。正所谓“人不亲行亲”,那些养牛人在市上一碰面,互相都亲热地打着招呼,给外公递烟、点火,热情极了。事后,我反复思忖,这些人为什么对外公如此敬重,莫不是外公也是牛市上的一个小头目?说

实话,此事埋在我心中好久,因外公脾气古怪,我没敢多问……

“牛市”看起来好像是开牛会,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里面名目繁多,花头儿精可多着呢!可以说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所谓“社会学问”和约定俗成的行规及交易方式。

先说牛市场负责人,称其为牛行经纪人。举办“牛市(牛会)”,都要按民间传统习惯,定期打(扯)旗。一般以农历二月、十月望日(十五日)为期,也可选择其他日子。每逢“牛市”,一大早,牛行经纪人就把经绳拉好,俗称“拉经”,下午闭市谓之“收经”。待交易的牛拴好后,行人过来“看卖相”,然后把卖方拉到一旁,询问牛健康和农活情况,行话叫做“牛包吃饱”,意思是怕病牛出售,要包吃草包反刍(倒嚼)。询问完毕后“打码字”,行人把手伸进卖方袖筒(衣袖)里用手语暗磋商定牛的最低价格数字,价格不可明言,只能用“暗语”。接着行人找来买方,走到卖方牛前开始品头论足,小行人(为协助大行人讲行的人)和帮边(帮腔说话圆场的人)都围拢过来,三三两两地对牛褒奖一番,俗称“打圆场”。经过一遍遍“牙价”(指佣金)和“磨价”(砍价,讨价还价)、“大小行人”和“帮边”眼神手势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心照不宣。即使交易不成,因为“袖筒议价”买卖双方不能直接见面和砍价,行人会另寻买主,帮边会以“买卖不成仁义在”来圆场。

最有趣的是“牛市”交易中一律使用手语数码,就是用手指进行数字交流,5个手指分别代表9个数字,也有人叫“暗语”。要弄懂手语也真不容易,全靠脑筋急转弯,反应要敏锐。一叫掐子,二叫弹子、三叫品子、四叫吊子、五叫拐子、六叫挠子、七叫柴子,八叫别子、九叫弯子也称老虚、十叫锱子也叫两把拃。手语除一、二、三、四是按手指原数外,五是一个大拇指,六是拇指和小指,七是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在一起,八是拇指与食指分开,九是食指弯曲成钩,十还原为一。这样的手语在乱轰轰的“牛市”上,确有其独特优势,既可避免大声吆喝,又可保护牛价的秘密。同时还折射出一系列的交易过程,构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展示出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成为旧时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一个缩影。

俗话说得好,“干一行就要爱一

行,专一行就要精一行”。不难看出,牛行人在长期交易实践中锤炼出一套观察牛的过硬本领,对牛的评估、饲养、农活、防病、口齿、年龄都有独特见解和准确判断能力,看牙齿就能准确判断牛的年龄,从牛犊开始,一对牙是少年、4个牙是青年、6个牙为壮年,边牙为中年、8个牙为老年也称齐口。还能从牛臼窝和齿线来判定牛的年限,从牛外观可总结出牛的优劣。

在我的记忆中,掘港“牛市”经纪人中有个人称姜二的人,真名叫姜顺义,瘦高个儿,身穿长大褂,头戴礼帽,为人诚实,家住掘港南郊姜家大园(港南社区),与外公称兄弟关系是密数,更多的把牛牵到“牛市”上亮相,让懂行的牛行经纪人估估价,俗称“验绳”。对于这些靠养牛为生、与牛相依为命的养牛人来说,把牛视同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当听到行家对自己的牛赞许有加时,他们内心的一种满足和踏实感也油然而生,为对牛行经纪表达谢意,未等牛行“收经”(散市),纷纷把牛行经纪人请到掘港东街上的祁家或卞家茶馆喝茶……当然,外公也不例外。

听外公说,如东的“牛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闻名于大江南北,在自给有余的情况下,除销往如皋、泰兴、兴化、靖江、南京、常熟、无锡、常州等地外,还销往江西、安徽等外省。

农谚曰,“耕牛是个宝,种田少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耕牛的饲养、繁育、保护和调剂工作。据《如东县供销社史料》记载,1955年始,国家明文规定:切实加强对于“牛市”的管理,要求县供销社在耕牛集散地建立牲畜交易服务所。并将“牛市”统一改称牲

畜交易服务所。1956年,县供销社按国家有关规定,接管农村耕牛市场34处,并对耕牛市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撤并调整,改建为26处耕牛服务所。同时对全县原有220名牛贩子、交易员(即,大小牛行经纪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审查考察,将其中66名经营作风较好者吸收为耕牛市场交易员。他们除做好耕牛市场交易外,还协助供销社下乡调查耕牛余缺情况,帮助签订包耕、代耕、饲养合同和耕牛评价人社工作。至1956年底,全县耕牛上市量8550头,其中供销社耕牛服务所成交3992头,占上市量的46%。全县建立耕畜配种站23个,帮助耕畜配种61头。1957年,各基层供销社为农业社调剂耕牛2770头。1966年,全县有牲畜交易所9处,交易员30人。当年,调剂耕牛1931头,其中从县外组织购进158头,支持县外417头。1969年,全县调剂3712头。上世纪70年代,农村社队大部分土地仍用牛耕,供销社一如既往把调剂耕牛作为首要任务,年均调剂耕牛3500头左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承包地面积小,田块分散,牛耕作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小,所以供销社调剂耕牛任务也随之减轻。1982年,全县调剂耕牛3078头。1984年降至2000余头。1989年底,牲畜交易所全部停办。据此,如东进入了耕田不用牛的全新时代。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时间过得真快,想当年我还是一个跟随外公逛“牛市”的懵懂孩童,如今却成了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70多年,弹指一挥间,回望昔日的“牛市”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耕牛服务所,再到耕田不用牛,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真令人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跨入21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随着农耕全面实现机械化,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田野间农机轰鸣奏响发展强音,春日里,鸟语花香沁人心脾;盛夏时,麦浪翻滚金波涌动,处处皆似绚丽多彩的壮美画卷,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每当我伫立在农耕文化馆的耕牛塑像前,总会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几下牛头,当指尖触碰到那粗糙的纹理时,一股醇厚的乡愁便悄然漫上心头,瞬间,仿佛昔日人声鼎沸的“牛市”、牛耕田的生动画面,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樵楼打罢二更鼓

□ 越明



在越剧经典剧目《碧玉簪》中,“三盖衣”唱段是全剧情感张力的巅峰。金采风以精湛的唱腔与细腻的表演,将李秀英新婚一月遭丈夫王玉林冷遇后,深夜三次为其盖衣时的矛盾、委屈、担忧与深情,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形象。这段唱段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却以“暗夜盖衣”这一微小动作,串联起女性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隐忍与善良;没有高亢的唱腔宣泄,却以平缓旋律中的情感起伏,展现出人性深处的柔软与坚韧。金采风的演绎,让“三盖衣”超越了单纯的“夫妻纠葛”,成为对传统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刻描摹,也成为越剧旦角表演艺术中不可逾越的经典。

金采风作为越剧金派创始人,其唱腔以“婉转圆润、刚柔并济”著称,而在《三盖衣》中,她将这种风格发挥到极致,以平缓的旋律承载汹涌的情感,用细微的唱腔变化传递内心的矛盾,让“盖衣”这一静态动作,通过声音的流动产生强烈的戏剧张力。

唱段开篇“樵楼打罢二更鼓,官人他独坐一旁不理我”,金采风采用中速节奏,唱腔平缓如暗夜流水,“二更鼓”三字略带拖腔,既模拟出深夜的静谧,又暗含李秀英的无奈;“不理我”三字咬字轻柔却带着一丝颤抖,将新婚一月的委屈藏在平静的叙述中,没有直白的控诉,却让听众瞬间感受到她的孤独。这种“以缓藏急”的处理,符合李秀英温婉的性格。

当唱到“我自从嫁到王家一月多,真好比口吃黄连我心里苦”时,金采风的唱腔有了细微的起伏。“一月多”三字旋律略微下沉,“心里苦”三字则以气托声,尾音带着若有若无的叹息,如同黄莲入口后的回甘般,将“苦”从“味觉”转化为“听觉”,不是撕心裂肺的痛,而是绵长的、渗入骨髓的委屈。这种处理避开了“苦情戏”的俗套,让李秀英的“苦”更具真实感:她的痛苦源于“夫妻不和”的冷暴力,是有“苦说不出”的憋屈。

金采风有“活秀英”之称,无论是唱腔,还是身段,都将秀英演绎得真实可信。出场时,她双手轻握于腹前,脚步缓慢而轻柔,如同踩着深夜的月光前行;头部微垂,眼神向下,避开观众的视线,既表现出李秀英的温婉,又暗含她的委屈与自卑。当她走到王玉林身边,停下脚步时,身体微微前倾,又迅速后退半步,这一细微动作,瞬间将她“想靠近又怕被拒绝”的矛盾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台词,没有唱腔,却让听众读懂了她的内心:新婚妻子对丈夫的在意,早已压过了自己的委屈,只是“冷遇”让她不敢轻易靠近。

第一次盖衣时,金采风的动作尤为谨慎。她伸出右手,指尖轻轻触碰王玉林的衣衫,如同触碰易碎的瓷器,确认衣衫单薄后,才缓慢拿起一旁的披风;盖衣时,她的手臂伸直,身体与王玉林保持一定距离,生怕自己的靠近会惹他不快;盖完后,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原地,眼神落在王玉林的身上,带着一丝期待,期待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关心,又害怕得到的仍是冷漠。这一系列动作,将李秀英的“试探”与“卑微”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二次盖衣时,金采风的动作明显放松了许多。她拿起披风的

速度更快,盖衣时手臂自然弯曲,身体微微靠近王玉林,甚至能看到她的肩膀轻轻起伏,这是担忧带来的生理反应。盖完后,她用指尖轻轻抚平披风的褶皱,这个小动作,如同在抚平自己心中的委屈,此时的她,眼中已没有了“期待”,只有对丈夫的纯粹担忧:比起自己的委屈,他的健康更重要。金采风通过动作幅度的加大与眼神的变化,展现出李秀英情感的转变,这份转变,恰恰是她善良与深情的体现。

第三次盖衣时,金采风的表演达到了高潮。她走到王玉林身边,没有犹豫,直接拿起披风盖在他身上,盖衣时,她的手不小心碰到了王玉林的手臂,瞬间像触电般收回,身体却没有后退;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变得坚定,嘴角微微抿起,这一动作,将她“怕他恨又怕他冷”的矛盾推向顶点。没有用激烈的动作表达这份情感,而是通过“手的触碰”“眼神的慌乱与坚定”,让这份深情更显真挚: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深夜里“怕你冷”的本能反应。

除了肢体动作,金采风的眼神表演更是“点睛之笔”。整个唱段中,她的眼神始终在“看”与“不看”之间切换:不看王玉林时,眼神向下,带着委屈;看王玉林时,眼神中带着担忧、期待、坚定。尤其是在唱到“叫秀英如何能安心”时,她的眼神从王玉林身上移向远方,仿佛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夫妻和睦”,眼中闪过一丝迷茫,随即又变得清澈。这种眼神的“层次感”,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让“三盖衣”的情感内涵从“个人委屈”上升到“婚姻责任”。

《三盖衣》唱段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金采风对李秀英个体情感的精彩演绎,更在于这段唱段以“夫妻之情”为切入点,折射出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共同命运,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主流,夫妻之间往往缺乏感情基础,女性没有选择丈夫的权利,没有表达情感的自由,只能以“贤妻良母”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使受了委屈,也要隐忍包容。《三盖衣》中,李秀英与王玉林的婚姻便是如此:新婚一月,丈夫因“碧玉簪”的误会而冷待她,她却没有质问的权利,只能在深夜独自委屈,只能以“盖衣”的方式传递关心。金采风在演绎时,将这种“从属地位”融入每一个细节:缓慢的脚步、低垂的眼神、谨慎的动作,都在诉说着封建制度下女性的“不自由”。她的“委屈”,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女性的共同遭遇;她的“隐忍”,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封建制度对女性的“规训”。

然而,金采风的演绎并没有将李秀英塑造造成“受害者”的符号,而是赋予她“人”的温度,她有委屈,却不抱怨;她有软弱,却不放弃;她有顺从,但也有坚守。这种“温度”,让《三盖衣》超越了“批判封建制度”的单一主题,成为对“人性之善”的赞美。即使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即使在婚姻的困境中,李秀英依然保持着善良与深情,依然用温柔对待冷漠,依然用爱化解矛盾。金采风通过唱腔与表演,将这份“善”传递给观众:她的“三盖衣”,盖的不仅是丈夫的身体,更是夫妻之间的隔阂;她的“温柔”,暖的不仅是丈夫的寒冷,更是人性的冷漠。这种“善”,是超越时代的人性光辉,也是《三盖衣》能够穿越时空、打动观众的核心原因。今天,当我们再次聆听,依然会被李秀英的善良与深情打动,依然会为她的委屈与坚守心疼。金采风用她的艺术,让“李秀英”活在了观众心中,也让“三盖衣”成为永恒的经典。

乡土园



在马塘镇南的老严墩村,飞跃河北岸屹立着一个大土墩,当地居民习惯称其为“严家墩”,普遍观点认为它是古代潮墩遗址。经深入研究史料与实地比对,推断此处应为马塘场范公堤上的烟墩。

范公堤是江淮海防体系的重要历史见证。北宋时期,范仲淹在担任西溪盐仓监时,主持修筑此堤用以抵御海潮,当地百姓为表敬意,将其称为范公堤。后来,范公堤逐渐崩塌损坏,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巡盐御史雍泰又主持进行了重修。

在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所载的“掘港场图”与“马塘场图”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条古堤的模样。该堤道始自掘港场北端开始,向东环绕,折向西南至运盐河位置结束。

如东马塘严家墩初探

□ 陈新华

那么,结合现今位置,我们来理一下范公堤的具体走向。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塘的海堤是这样说的:“其海防,曰范堤,起彭家缺,抵运盐河口”。该堤道始自掘港场北端古墩,沿东南方向经掘港东,折向西南经今马塘南的胜利街(花市街)延伸至西边的运盐河口(现九圩港东的高桥二组附近),在胜利街段呈现东西走向的特征,当地老人回忆,该堤位置过去称挡水坝,坝外就是海。

老严墩村的这座“严家墩”土墩遗址,就在胜利街向西到运盐河口的位置上。从历史文献来看,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载:“其河渠,曰运盐河,发于丁堰……入于掘港……折而东南,为东运盐河,达于仓(东

便仓、西便仓)”,指出在马塘东有一条南北向的东运盐河。再结合民国16年的地图上马塘南有“盐河高桥”的地名,“盐河高桥”东侧有“严家墩”的地名。可以判断严家墩西侧的“盐河高桥”,即指东运盐河上的高桥,正是马塘范公堤的西顶点坐标,严家墩就在东运盐河东首。而且,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塘场图”上明确标注了“范公堤上置烟墩二”的建制特征,严家墩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獻中记载的范公堤走向完全吻合,此墩处于运盐河口处附近,经实地勘查与文献互证,可判定该遗址实为明代马塘场范公堤上西侧靠近盐河口的墩,实际为海防体系中的烟墩遗址。这类军事设施在明清海防文献中多有记载,主要承担沿海烽燧报警功能,其建筑形制与普

通潮墩存在显著差异。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马塘场并入石港场烟墩一座,表明清末时期马塘场海水不进,烟墩裁为一座,也必定就是严家墩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严墩”地名的语源流变具有典型的地方志研究价值。从音韵学角度考察,“严”(yán)与“烟”(yān)在江淮官话中存在音近现象,符合地方口传系统中常见的历史地名讹变规律。结合该区域自明中期以来历经多次海岸线变迁与移民迁徙的历史背景,可以推断“严墩”称谓实为“烟墩”在数百年语言流变过程中形成的转音现象。这一发现不仅为厘清范公堤沿线军事设施分布提供了新线索,更揭示了地方志研究中语音学考据的重要价值。



以道德立身

以诚信立业

做文明市民